

2018 多倫多國際年會演講詞

國際扶輪社長國際年會閉幕致詞

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2018 年 6 月 27 日



Rotary International

這個出色的年會即將結束。我發現雖然我未必完全公正，但是我想這次多倫多會議辦得很棒。

國際年會是扶輪年度的重點，無論它是在哪裡舉行、誰當社長，或，我甚至敢說，規劃了什麼閉幕娛樂節目。（順便一提，這次將會有很棒的閉幕娛樂節目——我要感謝加拿大政府協助把它呈現在各位面前。）

國際年會是一個重點，因為一年當中，全世界的扶輪社員們只有這個時候能聚在一個地方。年復一年，即使我們的組織已變大，而且社員們必須旅行更長距離來出席年會，然而取消年會的建議案，甚至連建議不必年年舉辦，並沒有曾經獲得多大的青睞，因為扶輪社員們想要有相聚的機會——即使只有幾天，而且一年只有一次。

這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在扶輪，那是我們做事的方式。我們一起做事。合作、友誼、夥伴關係——在扶輪，這些概念絕對是關鍵，而且從扶輪一開始就是這樣。

很明顯，每個人在扶輪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很大程度上是特意這樣做的。任期一年以上的扶輪職位非常少；維繫扶輪延續性的職位，不是在職位上的人。

你不能獨自執行扶輪計畫，你不能獨自成為扶輪社員，而且似乎通常扶輪的決策沒有不是由委員會決定的。我們在扶輪一起做事，因為那是我們達成目標的方式。我們善加利用我們的捐獻去一起做事，這樣所做的事比我們單獨能做的更多。

扶輪的成長就是奠基在這個理念上。這個原則讓相當普通的人，像我這樣，能達成我們永遠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去達成的改善世界。

透過扶輪，我們能一邊工作、養家，以及過我們的日常生活，一邊改善世界。扶輪和這一切並存。那是扶輪被設定的運作方式，而且那也是扶輪何以能在這麼多有才華且負有許多責任及許多義務的人之下，運作如此之好。我們是一個團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 120 萬社員及 825 名辦事員團隊能以扶輪之名達成今年的一切成果。

茱麗葉和我今年受到許多優秀扶輪社員的激勵。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及英雄席薇亞·惠洛克 Sylvia Whitlock，當她在 30 年前當上扶輪第一位女扶輪社社長時，就成為扶輪歷史的一部份。女性對我們偉大的組織做了多麼大的改變！

而且我們見到了數以千計的扶輪男女社友，多到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都以熱忱、奉獻、感恩，及謙虛的精神，在有扶輪的每一個社區進行服務。

要是我沒看出茱麗葉在這個奇遇之旅感受到的巨大激勵，那我便失職了。作為一位以卸任地區總監身份就任的現職扶輪社長的第一個

夥伴，她一直在提供很珍貴的意見、點子，及觀點給我。感謝你，茱麗葉。我們幾乎完成任務了。

今年在全世界各地舉行的六個構築和平會議非常成功，就像這次年會之前的構築和平高峰會，所以我要感謝所有籌備以及參加的人。

在溫哥華及科芬特里會議之後，各有一場植樹活動，幼苗來自日本廣島的和平樹。我們種植和平樹幼苗來提醒世人，我們的世界需要和平。但是那些幼苗似乎更提醒我，在扶輪內外有許多人關心和平，而且正努力構築一個更和平的世界。

在這一整個扶輪年度，許多扶輪社員已經選擇透過支持茱麗葉和我在扶輪基金會設立的捐助基金，來支持扶輪的和平工作。我要求人們捐獻給這個基金，不要送禮給我，我要藉這個機會感謝所有已經捐獻的人，以及每一個在基金會各焦點領域對基金會的和平工作有貢獻的人。這就是扶輪之道：我們未必完全清楚我們的善行觸及誰的生活——但是你們大家，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協助構築一個更和平的世界。

在這些活動中，我們通常談論及聽取，種種大計畫——那些影響大多數人的，或有大多數夥伴參與的。但是每個計畫都在改善世界——無論計畫的大小，或計畫的範圍。

例如我們在特拉維夫訪問的醫院高壓中心，由扶輪社員們支持的這個中心提供改變生活的治療給正在從腦部傷害恢復中的病人——其中有一個小女生來的時候雙腿麻痺，出院時走路回家。

或者智利安託法加斯塔 Antofagasta 的少年足球計畫，扶輪社已經執行該計畫數十年，該計畫讓很想踢足球的弱勢兒童有地方可以踢足球。

其他計畫幫助了我們的扶輪社友——我們的團隊——例如那些幾個月前住家毀滅於加州野火的人。當保管委員布倫達·柯瑞斯 Brenda Cressey 和我補發保羅·哈理斯徽章給那些已

失去紀念章及幾乎所有其他東西的人時，那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場面。

你們曾想過為什麼繼續留下來當扶輪社社員嗎？不是為什麼加入，而是為什麼留下來。我相信有三個主要理由。

其一是我們透過扶輪認識許多好人並與他們建立友誼，因為我們都喜歡與好人往來。

其次是我們做的工作——因為我們都想要參與改善世界。

第三個理由與上面那個有關連——我在扶輪旅行路上看到的一件事最能扼要闡明這一點。這二年訪問過 59 個國家之後，我沒看過的機上好電影並不多。但是在最近一次從香港到芝加哥的長途飛行，我實際上發現一部我沒看過的好電影。並不是電影本身難忘，而是正片開始前航空公司播的廣告——談到「被劇情俘虜的觀眾」這個概念。這個廣告是為一家銀行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的價值觀定義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我相信這不是這句話第一次被使用，我對這家銀行不了解，但是似乎這句話可以作為扶輪的廣告。

因為在扶輪，我們的價值觀定義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透過四大考驗、我們的超我服務座右銘、尤其透過我們的行動。那些價值觀必須由所有扶輪社員透過我們在扶輪可能選擇的任何東西，來予以捍衛及維護。那些價值觀定義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那些價值觀代表我們。扶輪因那些價值觀而特別，我們因那些價值觀而與眾不同。

扶輪不像其他任何組織。但是那不代表在我們做的事以及我們關心的事，我們不是孤立的。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扶輪渴望使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

正如每個扶輪社是扶輪這個大社群的一份子，扶輪本身也是一個更大的人道主義及開發

社群的一份子——許多政府、組織、及個人一起奮鬥，去實現共同的目標：一個更好、更和平、更可以繼續維持的世界。

我們這一週都聽到了，對於我們共同的未來，那些目標甚至比我們最重要的計畫目標，根除小兒麻痺，更具關鍵性。

因為，套用我們之前聽到的海倫·克拉克 Helen Clark 的話：「我們這一代是能遏止氣候變遷惡劣副作用的最後一代，也是擁有財富及知識去根除貧窮的第一代。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大家必須拿出無畏的領導力。」

我想補充的一點是，我們不僅需要無畏的領導力——也需要無畏的夥伴關係。唯有透過夥伴關係——一起無畏地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是否能實現我們想要的世界：一個沒有赤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任何一個人過著飢餓的日子，每個兒童都能成長、學習，及茁壯——無論他們住在哪裡、無論他們的父母是誰，而且也無論他們生下來是男孩或女孩。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能明智地照顧我們的共同資源，並且小心翼翼和戒慎恐懼地保護我們的星球。

在扶輪，如同在生活上，理想和現實，樂觀和務實可以並存，而且必然如此。留給我們的孩子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世界似乎不是那麼重大的成就，如果他們不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或喝到乾淨的水的話。我們為構築我們的社區而奮鬥，並不是要讓社區被下一回的衝突給毀滅。

我們要我們的國家，及我們的孩子，生存在安全、繁榮，及和平的環境中。

我們要改善世界——而且要確定改善可以長久保持下去。

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一起奮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成為勵志領導者。

感謝各位。